

林庚诗文集

第七卷

唐诗综论
林庚推荐唐诗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第七卷说明

本卷收《唐诗综论》和《林庚推荐唐诗》。

《唐诗综论》收录作者不同时期中有关唐诗研究的论文 10 余篇及“谈诗稿” 10 余篇，1987 年 1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于 1988 年获北京大学第二届科学研究成果荣誉奖。今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排印，其中《诗人李白》一文已作为单书收入本诗文中，此卷不再保留。

《林庚推荐唐诗》系作者应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于 1984 年秋为《名家推荐丛书》推荐的唐诗选本。由于作者当时年事已高，从近五万首唐诗中选出一百多首已耗费大量精力，注释工作便由作者弟子吴小如、陈贻焮、褚斌杰、刘学锴、袁行霈、孙静、彭庆生、钟元凯、徐志啸共同完成，袁行霈作后记。1984 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书，今据以排印，原书序言《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一文，因重出，不再收录。

唐诗综论

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 ——代序

摇摇我在小学的时候,读的课文还都是文言的,也就读了、背了一些古诗,其中有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孩子们吃饭,有时把饭粒撒落在桌子上,大人们见了,就常给我们讲应该怎样爱惜粮食,以及种田不容易等等道理。自己听了也都明白,可是总觉得不如这首诗给我的印象深。当时我也还不知道什么叫唐诗,现在才知道这就是唐诗的好处。它易懂而印象深。易懂也还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能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更难得的是小时候就背熟了的诗,今天再读时还觉得那么新鲜。这新鲜的并不是那个道理,道理是早就知道了。新鲜的是对于它的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仿佛每次通过这首诗,自己就又一次感到是在重新认识着世界。这其实就是艺术语言不同于概念的地方。这种新鲜的认识感,不仅思想性强的作品中才有,一般的好诗中也都有。例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种雨过天青的新鲜感受,把落花的淡淡哀愁冲洗得何等纯净!花总是要落的,而落花也总是有些可惜。春天就是这样在花开花落中发展着。怎样认识这样一个世界呢?这就仿佛是一个新鲜的启示。唐诗的可贵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李白的《横江词》说:“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

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在这么惊险壮观的景色面前，你到底是认为横江好呢？还是认为横江恶呢？这就逼得你必须自己去认识世界。唐诗因此百读不厌，永远那么新鲜。也正是这种新鲜的认识感，唐代诗人们才能把祖国河山写得那么宏伟壮丽。作为大自然的河山，其实千百年来并没有多大不同，为什么特别在唐诗中就那么引人入胜呢？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的缘故。

中国被称为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就是这国度中最绚丽的花果。它的丰富的创造性、新鲜的认识感是祖国古代灿烂文化中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成就。我们今天读唐诗当然不是打算去模仿唐诗，模仿是永远也不会让人感到新鲜的。唐诗之后，模仿唐诗的人不知有多少，那些作品都早已被人们遗忘，而唐诗却还是那么新鲜。我们读唐诗正是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新鲜有力，富于生气，这种精神状态将有助于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世界的认识却是无限的。唐诗因此正如一切美好的古典艺术创作，它启发着历代一切的人们。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 远月 圆日

陈子昂与建安风骨 ——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

摇摇年来文学史的研究中,更为充分地认识了浪漫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明确了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正如高尔基所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乃是“两种基本的潮流”,而浪漫主义则首先在于“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它被誉为是“不灭的火焰”。盛唐时代诗歌中出现的浪漫主义高潮,因此是有其现实生活基础的。那么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当然在一些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无妨出现现实主义的因素,这里所指的乃是其主要倾向。

可以称为全民意志盛旺那样的时代,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但是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上升发展是符合于全民的意志,也是鼓舞了全民的意志的。“全民”的涵义它主要指的当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全民中的绝大部分,它也不可能包括了当时的每一个人,很显然那些贪官污吏反动集团是不可能与全民有共同意志的。盛唐时代是在打垮了长期垄断政权的关陇集团之后出现的,很显然,这时关陇集团的意志就不会盛旺;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意志是盛旺的,这就是全民的。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而历史这时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全民意志

盛旺因此是一个富于解放精神的概念,它因此才会有利于出现文艺上的高潮。唐代的现实主义浪潮出现在寄望“中兴”的贞元、元和时期,而不出现在日暮途穷的晚唐,难道与距离盛唐时代全民意志的盛旺非远,没有关系吗?当然意志或理想总是会遇见矛盾的,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浪漫主义;当所遇见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前者因此是富于朝气的,后者因此是长于观察的。当然这两者的条件又常会是交错变化着,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相结合,那么陈子昂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涉及的一个问题。

陈子昂远绍建安,下开盛唐。建安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建安风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这些虽然在以前的文章里都附带提到过,但言而不详,特别是建安风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也就往往造成对于陈子昂理解上的分歧,这就是本文要涉及的又一个问题。

研究陈子昂当然主要的还决定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与诗歌主张。他的时代与他的继承,最后都必须结合到他自己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上,这是本文要涉及的中心问题。然而限于篇幅也限于题目的范围,本文主要还是涉及到他与建安风骨有关的方面。

无论是陈子昂还是建安风骨,都会涉及到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既是文学史上充分肯定的两种基本倾向,两种创作方法,那么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这里不可避免的又要涉及到古典诗歌、特别是抒情诗的创作方法与风格特点等问题,这是本文所要附带谈及的又一部分。

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是感到艰巨的,又限于时间的匆忙,疏陋错误在所难免,谨求正于海内的读者们。

一、武则天的时代

武则天的时代是够不上一个盛世的，这个时代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这阴影就常常被理解为时代的精神面貌。建安时代的篡代问题，武则天时代的篡代问题，都长期受到了封建正统思想的非难；历史上所谓的“武韦之祸”，是基本上否定这一个时代的。当然发生篡代问题的时候，就常常会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杀戮，这无疑的也会带来阴影。建安时代如此，武则天时代也如此。而武则天的处境与曹操的处境又各有不同的弱点，武则天是个女皇，这在中国传统上是“牝鸡司晨”、“乾坤不正”、“阴盛阳衰”，这就加深了那个阴影；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不稳定因素，客观上也是不利于统一的。曹操继承了东汉王朝的一个残破的烂摊子，北中国的经济力量一时又无法统一分割的局面，这就又是处境不如武则天的地方；因此两者的时代都不能成为清平统一的盛世。而且不约而同的在一般印象里，曹操就仿佛变成了一个白脸，武则天就长期的成了一个黑人，这正是无独有偶的。我这样把两个人比来比去，并不等于说两个人的历史评价就应该一样，而且也并不是在曹操的翻案风下一定又要为武则天来个翻案。只是谈到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不可能不牵涉到两个时代以及两个时代中有关的主要人物。其实无论曹操也好武则天也好，历史家的评价比起一般的印象来一向是并不全同的。

首先历史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自贞观以至开元的一百余年，唐代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一直是上升发展的，这自然就包括了武则天的时代。事实上唐代自开国以至安史乱前的一百三十八年（~~远志—近志~~）中只有三个决定性的时代。这里首先是唐太宗的时代，按贞观共二十三年，但唐太宗实际掌握政权却是从武德就开始的，这样加上武德九年共三十二年（~~远志—近志~~）。其次就是武则

天时代,武则天自显庆五年(远国)正式听政决奏事到神龙元年(死国)逊位,共四十六年,如果从永徽六年(远国)立为皇后那年算起,实际上是当权五十一年(远国—死国),整整的就是半个世纪。再就是唐玄宗的开天时代,共四十三年(死国—死国),这三个时代共占去一百三十八年中的一百二十六年。这就是安史乱前百余年上升发展中的时代分布情况。武则天时代居于两个时代的中间,而且时间最长,如果这五十年来不是上升发展而是停滞不前,那么有什么历史家所说的百余年一直上升的发展呢?贞观时代是个治世,开元时代出现了盛世,如果中间的武则天时代竟是个乱世、祸世,将怎样解释这个历史发展的现象呢?贞观之治只是二十来年,如果遇着了武则天时代五十年的暗礁,还不早就拦腰斩断、垮得一丝不存吗?哪里还有什么开元盛世的影子?如果开元也不是盛世,那么就更说不上百余年的上升发展了。因此历史家们从来就是肯定武则天时代的。而且肯定得很具体。这里引尚钺同志《中国历史纲要》中的一段:

唐初由于关陇集团支持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势力最大,太宗为了“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批判地修改了《氏族志》,给豪门强族地主以一定的打击。……武则天始则听政改制,然后废中宗、睿宗,继而改国号为周,自称皇帝,她发展了科举制度,并特重进士科,为山东、江南士大夫分子开辟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自西魏以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掌握特权并垄断中央政权的关陇贵族集团于是完全失势。当时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分子中颇有一些封建时代的“名相”,如狄仁杰、张柬之,以及在客观上预为唐玄宗选拔的开元“名相”姚崇、宋璟等人。

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帝国仍然继续向上发展,对内发展了科举制,对外抵抗突厥、吐番和契丹的进扰,继续开通西域的孔道,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说都有其积极的

作用。自然武则天有些措施(如兴土木徭役,任用酷吏及其宗室如武懿宗等)也是为害人民的。

这里说明武则天乃正是贞观之治的继承者。她彻底打垮了贞观时代所打击的关陇贵族集团,继承了唐太宗在军事上所要实现的边防事业,出现了类似贞观时代政治上所引以为荣的一些名相,继续了贞观时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虽然也应该指出她是有缺点的。

从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一事看来,武则天不但是上承贞观而且也的确是下开盛唐的。武则天与姚崇、宋璟的关系并不是泛泛的。姚崇,这开元第一任名相,在武则天王朝的地位实际上与宰相也不过是相去一肩而已,当时宰相张柬之还是姚崇推荐的,而且最奇怪的是姚崇是参加了张柬之诛二张迎中宗之役的,可是《通鉴·唐纪》二十四: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

姚崇与武则天的关系之深于此可见。而姚崇据史册所载事迹看来却是一个不慕名位而有政治理想的人物,这就说明了武则天的政治真相。而宋璟呢,在武则天朝中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大唐新语》: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

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臣以宪司,位居独坐,今陇蜀无变,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请不奉制。”

小人们千方百计想把宋璟赶出朝廷,可就是赶不出去。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屡次的“不奉制”,这也是贞观时代所特有的作风。这如果不是武后深知宋璟,宋璟也深知武后,在封建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上面举这两个开元名相的例子,无非说明武则天时代与开元时代之间一脉相通的密切关系,在一百多年的迅速上升发展中,武则天时代是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的。这时代因此在表面的阴影下有着更为本质的东西。从社会发展上说,封建制度在其代替了奴隶制度而出现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变成了落后的制度,而且在它的前期,还必须斗争掉奴隶制度的残余才能够顺利前进,中外许多历史家们甚至于因此认为汉代还是奴隶制,就可见这残余的严重了。封建社会因此即使在其上升阶段中也常有停滞不前的时期,而作为奴隶制度残余势力的大本营就是封建贵族集团,这是封建社会中垄断特权阶级,超经济剥削阶级,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发展和停滞,经常取决于这个阶级势力的消长,它是受到压制还是受到纵容。在封建社会前期,农民起义所要打击的客观上也是这个阶级。开明的帝王们如果要对农民表示让步,首先也得打击这个阶级。曹操如此,唐太宗如此,武则天也如此,这难道不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吗?武则天在政治上由于本身的弱点而带来的残酷性,这是应该批判的。然而史册所载说明武则天的苛吏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百官”,而不是百姓。武则天在任用苛吏的同时却一样重用反苛吏的许多名臣。如姚崇、徐有功、李昭德、李日知、严善思等人,以对于苛吏加以控

制。武则天的重刑诛,喜权术,都颇像曹操。《通鉴·唐纪》二十一:

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赏罚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曹操要打击贵族集团,就下“求贤令”“求逸才令”。武则天要打击关陇集团,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如科举制等)。在这些措施上曹操是进步的,武则天也是进步的,这就是比那表面阴影更为本质的东西。开元时代继承了这一个更为本质的东西,进一步向前发展,而篡代问题、女皇问题等一系列弱点又已消失,于是揭下了武则天时代蒙上的一层阴暗的面纱,出现了历史上清明稳定的统一盛世,而武则天时代却正是这个时代的前奏序幕。这乃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这也就是陈子昂出现的时代。

二、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建安风骨这个概念原来是什么意思,传统上又怎么理解;陈子昂也是古代的诗人,他也只能根据原来的意思作传统上的理解,那么这传统上的理解是属于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第二是建安风骨这个概念是否可以代表建安诗坛的主要倾向,建安诗坛的主要倾向应该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它与建安风骨的传统理解是否符合。我

想建安风骨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些。

先说原来的意思。这是首先以“建安风力”这样一个名词出现在《诗品》中的。锺嵘为反对齐梁的靡靡之音，高倡追步建安，提出了这个带有战斗性的口号，这个口号从来没有另外的解释，它是作为一种朗爽遒劲的风格而出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说：

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文心雕龙》所论虽不限于诗也更不限于建安传统，但是“气号凌云”“风力遒也”，则显然是与《诗品》同其概念的。《文心雕龙》也简称“风力”为“风”，而与“气”作为同一事物。如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这与《诗品》里之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是同一涵义的。这也就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浪漫主义风格。历来人们认为浪漫主义是主情的，而《文心雕龙》也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然则《诗品》之用风力来标出建安的风格特点，正是取其说明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特征。而《诗品》又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说明风力在诗歌风格中是起着骨干作用的。至于文辞当然也与风格有关，但是那是比较次要的，属于润色性质的，而这种作为骨干的朗爽遒劲的风格，又是表现了一种性格品质的，《诗品》不但把它称之为气，同时又称之为骨。如说：“骨气奇高，辞彩华茂。”“骨气奇高”就是指“干之以风力”，“辞彩华茂”就是指“润之以丹彩”。又说：“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后人因之又称建安风力为建安风骨。它说明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是高瞻远瞩的，是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的。是具有英雄性格的，这就是建安风骨的原意与传统的理解。李白说：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这“建安骨”是“逸兴”，是“思飞”，是“上青天”，“览明月”的，这

能不能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吗？这正如《文心雕龙》所说的是“气号凌云”了。“建安骨”，“建安风骨”，“建安风力”。因此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与风格。至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说的“骨”则又近于一种捶字练句的工夫，所谓“练于骨者，析辞必精”，“结言端直”，“捶字坚而难移”，这种精练的造诣，所谓“昭晰之能”，虽然也属于风格的范畴，而且与风力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在《文心雕龙》中却又是与精神实质对举的另一概念，它与建安风骨是相成的，却不是一个东西，所谓：“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它已远远出了文学的范围，涉及到一般遣辞造句更为广泛的方面，这个不在本文中详论了。

建安诗坛的精神面貌，历来也是有一致看法的，《文心雕龙》归结之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是一种什么创作方法的特征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说：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谁能角两雄？可怜并州刘越石，
不教横槊建安中！

“曹刘乃文章之圣”，这是《诗品》中的话，元好问就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其中英雄性格的特征。而且认为像刘琨那样英雄气概的诗人，是应当进入建安诗坛的。那么这种性格形象又是什么创作方法的特征呢？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建安风骨所标志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因此从来就是建安诗坛的代表风格。

建安是一个由农民起义推动发展而孕生出来的时代，它也是划时代的，那么这一次的农民起义究竟推动了社会的什么发展呢？究竟主要的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呢？有些论者认为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带来了战乱，这是解答不了问题的。因为仅仅是战乱显然是不利于生产的，而且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这难道是农民起义所起的推动作用吗？战争只是一个手段，它是

为了获取更高的目的,战乱是一种不得已的情况,是为了追求主要目标有时难免产生的副作用。而推动历史发展,却又要通过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走出封建社会首先就得发展封建社会,特别当这个社会制度还是在上升的阶段;而当那时世界上还没有比它更进步的社会制度的时候,不发展这个制度就不可能出现更为进步的下一个阶段的制度,也就不可能走出这个制度去。这都是最明显的事情。农民起义的推动历史发展,因此不是由于带来了战乱,而是由于打破了封建社会某一个时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打击了阻碍封建社会发展的豪强势力,教训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解放了社会上的进步力量,因而出现了向人民让步的开明政治,保证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是加强剥削或加强压力所能够得到的,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热情时才出现的。奴隶制度之所以发展到封建制度,就正好说明了这个真理。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带来的,因此主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乱。文学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因此主要的也是那鼓舞的作用,而不是那个副作用。当然战乱既是客观存在的,就应该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直接的或者曲折的,建安风骨是在战乱的废墟中诞生的,它不可能对于这个没有反映,《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观其时文,雅为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然则“梗概多气”的风格中未始没有战乱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在战乱中的刘琨是可以进入建安诗坛了。但是这究竟还不是主要的方面,从作品上说,建安文学中,直接写战乱的是为数不多的,从时代上说战乱也只是建安前期的现象,赤壁之役以后,魏、蜀、吴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安定恢复生产的局面。战乱因此也不能代表整个建安时代。贯穿着整个建安时代而且在推动历史发展上意义深远的,是封建社会从汉代停滞不前的状态下要向前跨进一步的斗争和展望,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

慷慨”、“梗概多气”的主要原因和力量。浪漫主义是加强生活意志的,是高瞻远瞩的,这对于建安时代说来是最有代表性的风格,这就是建安风骨。

从屈原到李白,中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从来是集集中的表现了政治斗争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反抗权贵的品质,举贤授能的开明政治理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中诗歌的中心主题,建安风骨为这个传统增加了光辉的成就,这就是陈子昂所以高倡风骨的缘故。

三、陈子昂的诗歌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主张,集中的见于他的《修竹篇序》。这篇序文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序文里鲜明的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兴寄”,一个是“风骨”。“兴寄”就是要有政治寄托,“风骨”也就是建安风骨。陈子昂认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还能继续见到,所以又称之为“汉魏风骨”,这也是符合于《诗品》的原意的。《诗品》认为刘琨、郭璞之后,“建安风力尽矣”。陈子昂则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所说的意思正复相同。“正始之音”虽然有与“建安风骨”不同之处,但是也有其共同之处。陈子昂正是取其与建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都贯之以“风骨”的概念。何况陈子昂用的是汉魏风骨,建安时代本来也就在汉魏之间,而陈子昂在